

飞机从美国西海岸的西雅图起飞,在11小时内跨越8711公里,落地北京。今年5月的一天,25岁的韩梦溪坐在轮椅上,被推出了首都国际机场。她身上带着伤口,带着激增的五十斤体重,还带着高血压,肥大的心肌和重度肌无力的下半身。

同样的一幕6月底再次发生,她的好友杨丹和男友刘胜宇双双坐着轮椅回了国。18岁的刘胜宇被医生诊断为终生瘫痪,已彻底丧失自理能力。

过去的一年,这三位留学生人均花费几十万人民币,吸了至少一万罐“笑气”。

## 1 危险气体

一氧化二氮尝起来,是带着甜味、凉丝丝的味道。你可以在面包店、咖啡馆、手术室听到这个名字,被装在小小的罐子里,被用在奶油发泡、麻醉手术上。1799年,英国化学家汉弗莱·戴维发现了它的麻醉作用,能使人失去痛感并发笑,因此被称为“笑气”。

2015年后,它出现在美国西雅图和洛杉矶的中国留学生聚会上。8克的金属罐子,25罐一盒,24盒一箱。五颜六色、堆积如山。年轻人把小罐里的一氧化二氮抽入奶泡枪中,直接对着枪口吸气;或是将气体打入气球,用嘴吸尽气球内的气体。

2016年9月,来自南昌的留学生韩梦溪这样吸进了第一口一氧化二氮,从此无法自拔。

有人认为,“笑气”流行的另一个原因,在它的昂贵。一箱“笑气”至少200美金,不是所有人都消费得起。正因为此,它成为高消费能力的标志,成为一种地位与财富的象征。

19岁的吸食者林真真,来自浙江的一个富人家,父亲做医疗器械生意,她总结了身边吸食者的特质:基本都来自国内中产以上家庭,他们读的是六七万美元一年的高中,有的女孩子背爱马仕,男孩子开法拉利和兰博基尼。微信朋友圈里,都是他们在夜店、宾馆里举着气球的照片。

在西雅图,“笑气”和食物一样容易获得。它并非违禁品,任何人都可以购买。这为畅销创造了天然条件。很多留学生也做起了外卖生意,整个西雅图遍布上百卖气人,有人的宣传口号是“西雅图环绕仓库,10分钟内任何地方送到”。

25岁的韩梦溪一直认为自己不是个坏孩子——17岁时,爸妈把她送出国,这么多年她没碰过烟酒。她知道,K粉、海洛因,这些硬毒品是碰不得的。2016年9月,她从朋友手中接过小金属罐时,心里想的是,“他们都比抽烟喝酒伤害要小,没事,我就尝试一下。”



韩梦溪吸食“笑气”的工具



# 致命“笑气”

林真真购买的“笑气”散落在地上

## 2 “别人靠氧气活, 我靠‘笑气’活”

几个月后,韩梦溪改变了想法。打气,成了她人生中做过最疯狂的事情。

接触“笑气”的第二天,她就不想去上学了,开始了长达三个月闭门不出的生活——短暂的十秒里,人的意识会漂浮起来,觉得一切都失去意义。

微信可以买气,送货上门,那些天她一天要抽两箱,超过1000支。随着耐受度的增加,她开始放两三支“笑气”到一只气球里,吹爆炸很多气球,但是因为麻醉作用,嘴完全感觉不到疼。打着气,她因为缺氧晕过去,睡两三个小时,又起来接着打。

去年底,父母发现韩梦溪打气,震怒,勒令她去一位长辈家住。戒断两个月后,她独自到拉斯维加斯办事,到宾馆的第一件事,就是联系当地朋友给她买气。事情没有办,她在宾馆里“狂吹了三天”。窗外的西雅图冬去春来,韩梦溪对外部世界已提不起任何兴趣。她也不曾计算,自己已匆匆花掉了60万。

19岁的林真真比韩梦溪花得更多,她打气,及治疗打气后受伤的自己,花了超过一

## 3 “厌恶自己,从里烂到外”

在拉斯维加斯“狂吹三天”之后,飞机落地西雅图时,25岁的韩梦溪因为高血压,眼睛几乎看不清东西,差点摔倒在机场。过了没几天,她下楼时发现自己腿已经抬不起来了,一脚踩空,“啪”一下从二楼直接滚下来。她还在持续发胖,几个月过去,她胖了五十斤。更可怕的是,他们的心理已经出现严重问题。韩梦溪出现了幻觉。坐在车里打气时,她总觉得有人在窗外拿红外线的摄像机拍她,觉得有人在拿车钥匙开门,还记得有朋友来给她送过东西。后来她去问,根本没有,都是她的幻想。

十多天连着吸了十多箱气,接到被学校开除的通知时,林真真发现自己脑子几乎转不动了,蒙了,直接掉头走了。“如果我当时还是正常人,绝对会争取一下。”她当时唯一的想法,就是觉得身边人很危险,怀疑朋友们要害自己。

目前,林真真的情况在好转,也有了思考:吸食者的心

理可以从社交网络窥见端倪——那些朋友圈还在展示自己打气的人,一般都会问题不大。反而打气很多、深陷泥潭的,都不会再展示了。“你知道你是个吸毒的人,就会很怕别人怎么看。”

到了这个阶段,吸食者基本已经主动断掉了与社会的所有联系。他们宁愿永远自己待着,不再出去上课、上班或跟人交流。意志再坚强的人,也会在这种双重的痛苦之下,怀疑甚至放弃自己的人生。

今年四月,尹文怡想到了自杀。那时她的运动神经已经受伤,走不动路了。喉咙和舌头也因为大量吸食“笑气”而变得很脆弱,吃任何东西都是辣的,一杯温和的椰子汁,把她辣得泪流满面。她发现已经没办法控制情绪。独自在家看电视,看到感人剧情会哭,看《快乐大本营》也哭。医生诊断,她得了抑郁症。她说,“那时候觉得,我的天啊,厌恶自己,从里烂到外,上个厕所都上不了,从房间走到阳台去抽根烟,都要爬着过客厅,感觉自己像狗一样。”

## 4 没有对策的治疗

韩梦溪试过很多种方式戒掉“笑气”,她试图把冰淇淋作为“笑气”的替代品,它能复制气体进入嘴巴是甜的、冰凉的感觉。她甚至尝试过大麻。

今年三月末,在戒断两个月之后,她又恢复了原来的生活。那时西雅图还很冷,她谎称去朋友家开party,开车到卖气人的楼下,整宿打气,不吃饭,不睡觉。她坐在车后座,冰冷的气弹就一个个堆在她的腿上,因为低温,她的大腿被严重冻伤,手也冻脱了皮。而她毫无知觉,大量吸食“笑气”已让她的身体失去痛感。这样的生活持续到五月份的一个清晨,朋友们在车上找到了她,昏睡两天两夜后,她发现自己尿失禁了。

7月2日,北京北五环附近一所医院的神经内科病房里,记者见到了韩梦溪。她坐在轮椅上喝一杯巨大的奶茶,全身罩在一个黑色大T恤里,虽然有些胖,五官依然精致。她大腿上还有巨大的冻伤伤口,结了痂。

这家医院的检查结果表明,除了高血压和心肌问题外,韩梦溪的运动神经受到了极大的损伤,脚部的肌力几乎是0级。但她依然是幸运的——主治医师说,休养半年,她应该能独自行走。

而她的朋友、一个月后同样

## 5 国内也有“送气人”

把视线从西雅图转到中国,会发现情况同样不容乐观。

最近有件事儿,让浙江省戒毒研究治疗中心办公室主任张亚海震动不已——他一位同事在上高中的女儿,在宿舍和舍友吸食“笑气”。气弹是她从蛋糕店带出来的。“只知道有人在用,不知道会跑到中学生里面去,对我触动很大。”他认为“笑气”的危险之处在于,气弹的获得太过轻易,而危害又不为人所知。

7月3日,由于留学生吸食“笑气”被广泛关注,淘宝上搜索“笑气”已无内容。但私信那些还售卖奶泡枪的店主,几乎都能买到气弹。以一些台湾品牌为主,国产的也有,一箱三百支上下,售价一千到两千元不等。

早在去年,林真真就发现杭州城的个别酒吧里售卖气球,十

被轮椅送回来的刘胜宇,则已被医院的诊断结果“宣判”了——“终身残疾”。这位18岁的男生,出生在杭州一个极富裕的家庭。去年,他大量吸入“笑气”,脑出血被送入医院,住了两个多月。但他仍未停止。今年1月至6月,他坐着轮椅,与女友杨丹继续吸食“笑气”。韩梦溪回国后,因为担心他们的状况,委托一位阿姨上门去看,阿姨进门后刘胜宇说的第一句话是,“去疏通一下马桶”。眼前的场景让人不忍直视。因为厕所堵住,他们又失去力气,只能在家里爬来爬去,客厅、衣柜,到处都是他们的排泄物。他们马上被送往医院,随后回国。他们早已对问题的严重失去了意识,坐着轮椅去机场的路上,这对情侣还在车上打气。

不管是在美国还是中国,摆在韩梦溪、刘胜宇、尹文怡等人面前的一个共同问题是,因为此前少有“笑气”中毒的病例,目前医学界的研究还并未成熟。

一位患者说,他翻遍了美国医学论文,也只找到两篇关于“笑气”中毒的文章,而且也没有具体治疗方案。这位患者在连续打气三个月,在路边跌倒后,被邻居送去就医,那时他身体几乎全部瘫痪。做过许多检查,但医生仍不知道具体病因。他觉得治疗中最为艰难的,是没有医生懂得这种病,而且完全不知道恢复的可能性。

元一颗,随处可见。

这两年,杭州也多了许多送气人。一位送气人的微信朋友圈发布的内容是“气球,日常接单火箭配送”,或“有货价格美丽,市区秒到免闪送费”。咨询发现,他们同样提供跨省邮寄服务,一两天内就能送到北京。

在国内的各个医疗机构,中毒者同样已经出现。最近张亚海参加会议时,一个卫生局长还感叹,“今天早上送来个病人,吸得面部瘫掉了,没办法治啊,怎么治,从来没见过这个东西。”

“笑气”并不在我国《麻醉药品及精神药品品种目录》中,也不属于法定的新型毒品。张亚海与他的同事们,在尽力推动更多人关注此事,“我跟(浙江省)公安厅讲了,能不能通过我们的推动,推动国家的立法,不立法太危险了。”(应采访对象要求,所有留学生皆为化名) 据《新京报》

## 相关链接

### 笑气到底有多毒?

### 什么是笑气?

笑气,学名一氧化二氮,是一种无色、有甜味气体,具有轻微麻醉作用。人们使用它的历史可追溯到18世纪,曾担任英国皇家化学会主席的汉弗莱·戴维爵士发现了笑气的麻醉作用。20世纪早期,笑气作为一种重要的麻醉剂被用于医疗。并因其止痛和镇定作用,受到牙医、妇产科医生和运动医生的喜爱。

作为一种短效的吸入性全身麻醉剂,吸入笑气约15到30秒即可产生欣快感,并可持续2到3分钟。在一些年轻群体中,会使用笑气来制作“嗨气球”。由于直接从罐中吸食可能会造成肺部损伤,大多数吸食者会通过气球、小灯泡和面具来吸入笑气,一般常出现于酒吧、夜店等场所。由于制作步骤简单,材料易

得,吸食后短暂的快感,让不少年轻人为之痴迷,甚至有人将它视为聚会时“调动气氛”的物品。

### 笑气的危害性

笑气的危害虽然比不上其他毒品,但长期或大剂量滥用,会影响维生素B12的吸收及代谢,造成恶性贫血,导致末梢神经及脊髓病变,出现手脚麻木、无力等症,还可能造成精神异常,如嗜睡、抑郁或精神错乱等,症状严重时甚至会危及生命。吸入剂的滥用会导致成瘾,上瘾者会出现高度迷茫或类似醉酒状态,语言模糊、动作失去协调,注意力不集中,易怒或沮丧。

即使对健康的、以前从未吸食过吸入剂的年轻人而言,吸入剂的危险同样存在。一种被称为“吸气性猝死”的综合症,可能会导致一些吸入者在数分钟内就心脏骤停。综合《健康时报》《中国新闻周刊》